

孙宝钧介绍作品  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》。

# 没在深夜痛哭过的人，不足以画人生

## ——慈溪八旬爱画画老人孙宝钧的故事

(上接头版)

### 和大师的交集

孙宝钧觉得，能够做孙仙龄的弟子，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

孙仙龄是宁波有名的画家，自幼作画惟妙惟肖，1921年肄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图画音乐科，曾亲聆徐悲鸿、陈之佛、丰子恺、陈抱一、陈望道、陈抱一、陈抱一推荐，入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系学油画，毕业后数十年执教生涯，培养人才无数。他擅长油画，尤精于肖像绘制，是余慈两地从事油画的先驱。

凭借自身影响力，孙仙龄曾为活动在四明山一带的三五支队筹措粮食，也秘密上四明山革命根据地，为三五支队绘制巨幅的毛泽东、斯大林画像。但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旧政府的伪参议员和伪乡长，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，无法继续任教，解放后就回到家中小洋山，从此隐匿乡间。

孙宝钧的到来，让孙仙龄感到有些意外；当时人人避之不及，居然还有人要做他的徒弟？

当年，孙宝钧20岁，正在文化馆打杂。这个对美术有着狂热爱好的年轻人，特别需要一个高人的指点。

他的启蒙老师是外公——清朝的秀才，民国时做了当地的账房先生，酷爱书法美术。很小，他就在外公的指导下的一笔一画地涂鸦，渐渐地他对美术和书法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
家境贫寒，父母靠种地养活他们几个兄弟姐妹。孙宝钧小学毕业后，到余姚上了半年初中就辍学了。

小小年纪下地干活，闲暇之际写写画画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时任慈溪文化馆馆长的叶仲康看上了这根苗子，收他为徒，一边让他在文化馆打杂，一边学习素描和写生。

在孙老的眼里，叶馆长是他的伯乐——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，让他有机会看到一个更美的世界。

叶仲康欣赏这个孩子的天赋，悉心指导。一年半后，他告诉孙宝钧，应该去找更好的老师，并把他推荐给了杭州美院（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）。

这是一个本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当时，潘天寿是美院的教授，如果能得到他的指点，必定前途无量。但每学期250元的学费拦住了孙宝钧这个寒门学子。他的父母跑了三天才借来100元钱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。

孙宝钧心灰意冷。叶仲康爱才，不忍爱徒从此被埋没，这才把当时慈溪有名的画家孙仙龄介绍给了他。

那是1956年，同样前途茫茫的两个人，命运有了交集。

### 最美好的时光

孙宝钧和孙仙龄在浒山合开了一家大方画室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单纯美好的时光。

孙宝钧清楚地记得，那天他来到孙仙龄家，先生正在喂兔子。他说了自己的意向。为了让先生有个合适“身份”出面，同时还能挣钱养家，他打算到工商所登记开一个画室，请先生去画画，这样一来有点收入，二来他可以专心学画。

孙仙龄有顾虑。他说，自己是“有历史问题的人”，抛头露面怕连累别人。孙宝钧

拍着胸脯保证，一切由我出面，你只管画画和教画就好。先生终于被说动。

不久，大方画室就在浒山开张了，主要给人画像。因为当时照相机是奢侈品，所以需求量还挺大，偶尔还能承接一些宣传画。

孙仙龄的长女有时会来看父亲。她是个极有绘画天赋的女孩，眉清目秀，自幼跟着父亲学画，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。看到孙宝钧的画，还忍不住点评几句，说得他面红耳赤。

孙宝钧愿意被她说，因为只有这会儿才能见到她少有的笑脸，大多数时候，这个小师妹总是心事重重：忧伤的眼睛，几乎轻不可闻的叹气……

有时候，他也会去先生家吃饭。师母做的菜很合胃，炒青菜、蒸番薯……多少年过去，依然历历在目。他真地想过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，但只是想想而已。

孙宝钧的主要任务是接业务。老师画像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做助手，学习技艺。当时，一幅带框的画像收费5元，除去1.5元的成本，有3.5元的利润。一个月下来，有45元左右的收入。在月工资只有20元的那个年代，这已是一笔不少的收入。

考虑到老师孙仙龄家没其他收入，还要养育四五个孩子，生活窘迫，所以每次利润分配的时候，孙宝钧只拿三分之一，余下的则交给老师。他也希望，小师妹能过得开心一点。

孙仙龄主要教孙宝钧素描等基本功夫，从木炭素描杯子篮子画起，偶尔也带他去野外写生。年轻人贪多求快，先生一再告诫，不可毛糙，要脚踏实地，只要肯学，他会倾囊相授。

除了绘画技艺，老师还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。当年余姚马渚一农民来画像，画好之后，掏遍口袋也没摸出几个硬币，尴尬得一脸通红。农民急急巴巴地说，真没钱了，要不过几天再送来。孙仙龄当场安慰他，说算了吧，只当练练手。没多久，杨梅上市，此人专程提着两筐杨梅前来致谢。

这件事对孙宝钧影响很大。现在他给人画画也不收钱。

### 一生的伤痛

孙宝钧真想把这段时光无限期地拉长，但他又使这一切戛然而止。

多年后，他谈到当时的选择，自嘲亦苦笑。“我也恨自己，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，为什么要在意那么多东西。可是当时真的没办法，没办法啊。”

因为先生的成分问题，跟着学艺的孙宝钧也饱受非议。周围的人说他，你成分那么好，跟着谁不是学，为啥要跟孙仙龄那样的人混在一起？长期下去，你肯定会受影响的。

他始终坚持。“我学的不是他的身份，而是他的艺术。”话虽然这么说，但他还是感受到了无法承受的压力。家里人也劝他，另外找事做，别影响了他的前途。

渐渐地，孙宝钧开始动摇。就在这时，上天又给了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奉化剧团到慈溪演出，并想在当地物色一位美术方面的人才，负责舞台背景。叶仲康馆长便向剧团推荐了孙宝钧。

孙仙龄也劝他，去吧，这才是个正经工作。这一去便是一辈子，直到58岁退休回家。

虽然离开了大方画室，但孙仙龄依然是他的牵挂，有空还会偷偷回来探望。先生也

一如既往地指点他。

而平时最喜欢和他聊天的小师妹，却不太露面了。

有一次遇到师母，聊到小师妹。师母旁敲侧击，问他处对象了没有。言谈中了解到，因为受到家庭成分的影响，没人敢同小师妹交往，有好心人介绍，但男方一听说小师妹家的成分，就再也没有回音。这使得小师妹非常痛苦，常常一个人暗自流泪。

面对师母的试探，他没敢正面回应。师母也是明白人，看他说话吞吞吐吐，没有表态，也就不再追问。孙宝钧怅然若失了很久。他不是不动心，但迫于压力，他退缩了，选择把那份感情深埋心底。

他努力工作，希望以此冲淡感情，付出也很快得到了回报。他被剧团送到杭州美院学习，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，回来后很快成为剧团的骨干。

28岁那年，剧团里一位唱小生的姑娘对他有了好感。经过慎重考虑后，他们喜结良缘，有了幸福的家庭。

然而，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，接到了小师妹的噩耗。匆匆赶去，被告知的是，她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多年以后提起这段往事，孙宝钧依然忍不住潸然泪下。他总以为，自己凭努力改变命运，一切问心无愧，但小师妹的死，单刀直入地刺破他内心最软弱最自私的部分，成为他这辈子永远治愈不了的伤，不时隐隐作痛。

### 磨难与救赎

没多久，横扫全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当时奉化剧团一不排练，二不做戏，每天就是开会背口号。

他不满，说了几句，结果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。先是批斗、游街，几天后被开除，押送慈溪浒山派出所就地改造。

他被派到地里拔草，每天记工分4分。那时，家中上有父母，下有三个孩子，每到分粮的时候，他都是分得最少的。他曾经提出要求，能不能换个工分高点的活，但随即招来白眼：你这样的“四类分子”，哪有资格提要求？

双抢季节，割稻打稻，他个子高，蹲着割稻很吃力，只得穿着长裤跪着割，连续七八天，裤子破了，膝盖也磨出血，回家涂点红药水，第二天还得继续。后来，腿上生疮流脓，烂得疼痛难忍。

精神上的创伤远超过身体的。他白天劳动改造，晚上还要挨批斗，面壁思过。路过的小孩子来看热闹，拿起西瓜皮、烂菜叶就往他头上扔。

面对他人的恶意，他不能躲闪，也不能开口申辩，只能暗自流泪。晚上，妻子孩子都已经熟睡，他却辗转难眠。

这个时候，他才明白，孙仙龄老师和小师妹当年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。他也试图割开电线触电自杀。就在那时，老婆醒了，一看苗头不对，一把抱住他，泪水直流，哇哇大哭：“你就这样去了，这一家子咋办？那真的是要家破人亡啊。”

老婆的话使他惊醒。他咬定牙，活着。“文革”结束，他很快得以平反并回奉化剧团继续舞台美术设计的工作。一切仿佛从前，但又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他觉得，经历了这些，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人性，再回过头来看平淡生活的美好，越来越懂得知足常乐。

### 不完美但很开心

58岁退休之后，老人回到慈溪，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老伴去世后，他把在浒山街道楼家社区的自家小房子当成工作室，留一张床睡觉，其余的空间挂满各式各样的画作，全是他这些年的成果。床上，也随处可见作画的纸张和尚未完成的画作。

他还会做一些一般的画师不愿意做的事。几年前，家住慈溪胜山的张某，老父亲75岁去世，才发现这辈子没给父亲留下一张照片。张某找到孙宝钧，希望能给他父亲画一张像。他二话没说，跟着张某赶到他家。老人已经去世多时，身体几近僵硬。

为了给老人画一幅满意的遗像，学过化妆的孙宝钧给老人的遗体进行了美容，还用热水擦洗老人的眼睛，使其能微微“睁开”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家人将老人扶起，端坐在椅子上。一个小时不到，老人的遗像画出来了，又经过几个小时的精雕细琢，所有人都说，就像老人活着的一般。

孙宝钧不肯收一分钱，盛情难却之下，收了3公斤土鸡蛋和一筐番薯。

他曾经花了3个月零8天的时间，完成了《水浒传》里一百零八将的创作，画中人物个个栩栩如生。但更多的时候，他致力于画身边的人，如敬老院的义工、广场上跳舞的大妈，大年初一捡垃圾的河道清洁工……

受孙仙龄的影响，孙宝钧对贫困人群格外关注。有一次，他看到一个佝偻的老太，手提编织袋，步履蹒跚地在街边垃圾桶里翻垃圾。孙宝钧上前问了几句，得知这位72岁的老太是外地人，儿子在慈溪打工，老伴去世多年，没有劳保，更无退休金，捡垃圾成了她唯一的经济来源。孙宝钧颇多感慨，把随身带的几十元钱全掏给了老太。回家后不久，一幅素描完成了，老太佝偻的背影和满脸的皱纹让人动容。

他希望能用画笔记录生活的时代，记录那些打动过自己的瞬间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它们都真实存在，绕不过，躲不开，再沉重的生活，处身其中的人也都是一天天过日子，好坏，往往在于自己的心态。

去年，位于慈溪堰堰白石尖村的孙仙龄美术馆落成。耄耋之年的孙宝钧百感交集，他想，小师妹如果能活到今天，该有多好。他笔耕不辍，目前已完成了4000余幅日常生活场景的速写，他想趁自己耳不聋眼不瞎之前完成1万幅。他觉得这是她没有完成的事。

他以后会告诉她，这就是他生活的时代，虽然不甚完美，但是，经历过这么多事以后，他在其中过得很好，很开心。

孙宝钧日常画的速写。



孙宝钧日常画的速写。